

唐 孫元 諸名公文集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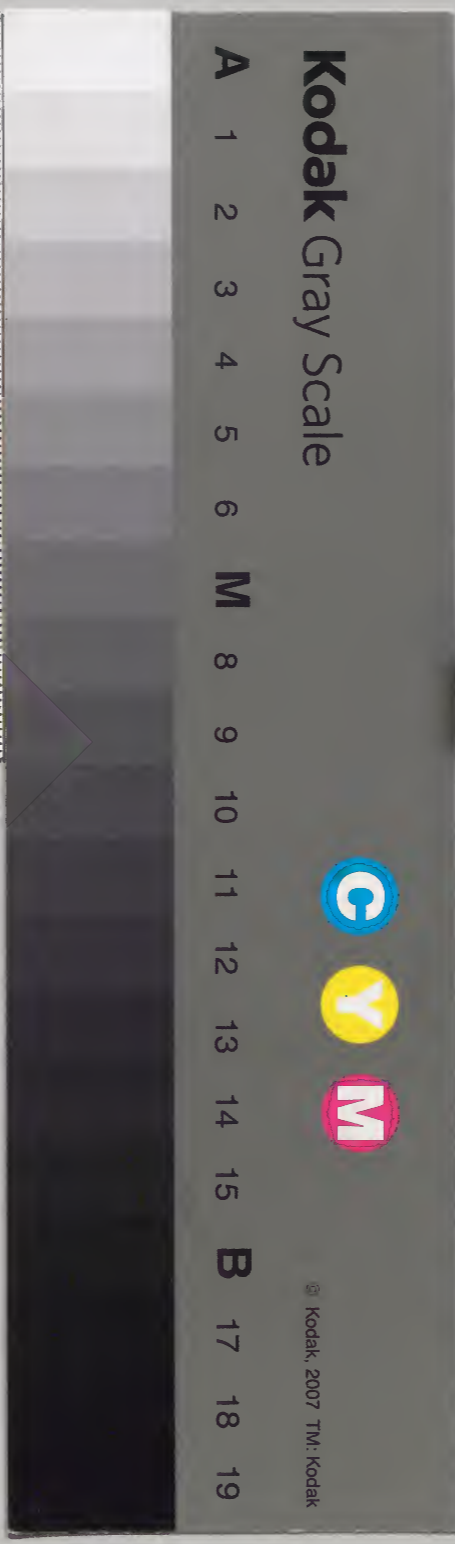
三十四

陳龍川集

漢書門		三五	
二	一	四	五
四	〇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漢書	
三	二	三	七
六	四	五	五
函	冊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18)
函號	360 5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陳龍川

淺草書庫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

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隆興

九時所作用意駁古筆力未簡渾即同甫亦自以為少年多事後將何以繼之故余選不錄

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

薦因上中興五論奏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

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圍視錢唐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

於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

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

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而無事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一指。所欲言皆落落不

少貶。又不合。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中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管掠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繇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毫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
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
雷、交發而竝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
古之心智、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益指朱熹、呂祖謙云、高宗崩、
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
在庭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曰、臣竊嘆陛
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
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喜亮策善處父子之間、擢第

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
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亮性存經濟、重許可人、
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
更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
子官、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沉鬱
 他作為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為絕出使
 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進，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
 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少，又何酷也。使同
 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
 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辜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
 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
 若以為有罪焉，可也。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
 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

東龍川文集序

葉適序一

一

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注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甫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為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又人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陳龍川文集選目次

葛 嘉靖調甫
吳郡 葛 鼎端調甫
評次 弟葛 黼毅調甫

集序

葉水心一首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論正體之道

問答

問答 九十二道

問答

酌古論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薛公

鄧禹

馬援

諸葛孔明

附錄

呂蒙

崔浩

李靖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勉彊行道有大功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史傳序

高士傳序

忠臣傳序

義士傳序

謀臣傳序

辯士傳序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序

陳龍川文集

目次三

四

送丘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送巖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應元序

贈術者宣顛序

記

言州永豐縣社壇記

題跋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書作論法後

書

與周參政

與王丞相

與韓無咎尚書

與徐大諫良能

與韓子師侍郎

復何叔厚

壬申答朱元晦祕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祕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祕書

祝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碑銘

見于文信國文中

陳同甫龍川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遂遂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氏羌迭

東晉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士

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布翼之徒皆有扁視河洛之意而桓温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月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

王之西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歎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関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

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

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苗也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拍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

陔音川文集
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
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
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
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
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
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
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州居
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
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
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

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
胡為速和以情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傲之於勝之不可係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殺諸
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情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
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
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情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
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

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常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若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魏。為東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辭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剖畫如列府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即所謂天也之氣不可不承者也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

今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賢則

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後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閑。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本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

究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書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

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二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令者去丙午丁未。近存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

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羣臣。一編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

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忠義勃發。自成一班。竒確發至之論。吳蜀天地之偏氣一段。似以形勢為立國之本。石晉失盧龍一段。似以氣數為有為之機。頗異吾儒伎倆。然自誠心正志所成。正復生氣凜凜。葛端調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陳亮

臣嘗嘆西周之末。大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汲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大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

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以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丹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

心陛下為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天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

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間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眾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無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恥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願肯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天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

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讐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龍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生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克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

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
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
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
謀○同○難○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
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
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國○於○度○外○者○
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
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
陛○下○財○幸○

沈透語可以壯練。葛端調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陳亮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
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
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
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
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于承平之時而費于養兵者十之九兵
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
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
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半入于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
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意

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以此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之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逞。願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牽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糾於其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收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

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東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
 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令不變其勢而求恢復
 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
 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
 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
 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
 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是有
 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
 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漢發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
 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

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榮百五六十
 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
 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
 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
 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而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
 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瑞矣陛下聰明遠
 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
 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
 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
 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訪

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治
 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南○渡○以○後○
○惟○孝○字○有○復○仇○之○志○同○甫○此○語○非○浪○言○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
 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
 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
 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
 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
 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
 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
 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

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
 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闕門數十口。去行
 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此種文。爽利快讀。不必言矣。然學者師其意。不師其詞。可也。夫士既
 實有可用。當此破格用人之時。何異錐處囊中。豈患未之不見耶。然
 古之能任天下之重。而有成功者。必先為天下所重。而後可。蓋非天
 下之能重士。而士之自重。有以取信於天下也。此文初欲逸之。以杜
 浮囂之習。然壯志浩然。終非無寔者。可摹擬而得。特志數言。在乎聽
 言用人者。加之意可耳。

皇帝春秋既高、陛下隱、然、為、語、論、出、師、話、頭、地、步、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

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隣、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未為

陝西八十一
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截斥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羸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擊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

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墮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又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寤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知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



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第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尾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小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候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

人○所○深○計○極○畏○而○同○甫○乃○謂○之○以○伸○志○宜○當○事○以○在○日○之○也○時○乎○可○

○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繳○然○如○日○
 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
 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
 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物○文○執○法○
 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哀○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
 一○時○人○心○士○節○可○勝○痛○哭○
 一○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
 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
 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遂○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
 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
 ○有○君○無○臣○之○苦○

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
 ○廢○迂○拘○不○足○與○通○變○成○事○措○大○無○聊○自○北○景○象○在○廿○四○語○區○出○
 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
 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
 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
 而○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
 ○難○說○真○可○歎○
 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
 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
 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
 鄧○禹○矣○人○窅○窅○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
 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

威罪當萬死

文字若金戈鐵馬。豪逞自如。此自先生忠孝性生。上下千古。周覽方物。沉思極慮。確有為國家有大任而不疑者。故克行此。能使後之學者。考其言之不用時之不遭。而生異世之惋惻。非漫然也。然國家多事。每不難破格以求才。而一二無實之徒。亦不難憑氣以聳上惑而不察。非細故也。有志者其亦景行先生之用其心。以致此。發其論。以宋用者何在。而毋嚴此文之皮毛。乃可耳。 葛端詞

○中興五論序

陳亮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浚綱紀。正定大略而浚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克頌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覲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庾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

禪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讀此想其胸中無此毫渣滓，故筆端更無回護宛轉話頭，執此以律進書言事者，萬不失一也。

○○中興論

陳亮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齧齧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及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

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別選能之科。華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

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更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摠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此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闕。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焉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

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垂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
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
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
所寓也。今東西瀾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
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廷矚守江之獎。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
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
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夸虜
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
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燕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
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

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
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
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
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
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
情。兵雖少。而眾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
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
討。嚴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
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
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陂澗。整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

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謀
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
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
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
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
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
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
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堪其胃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
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
京洛特持童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

齊秦則京洛得安往哉此所謂充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
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垂其所之也又使
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
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
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
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
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
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
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
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

臣諛人也。可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既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財幸。

奇謀偉策動人懷想 葛端調

○○○論開誠之道

陳亮

臣聞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溢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於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任。使之既久而姑還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

我○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
青○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
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
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
無○能○而○外○為○欺○固○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言○不○可○為○緩○急○則○
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守○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
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
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
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
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

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
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
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
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
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通○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
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寔○
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
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
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
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

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奪
寫出魚水君臣之况首端詞

○ 論執要之道

陳亮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下游雜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而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揔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

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一人之明。其不足。以悉四海之情偽。久矣。攬權豈在是乎。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而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知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大哉。至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

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揔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辨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明於治體。為端調。

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邀馬，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讐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庶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托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讐。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收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况敢即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

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勵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讐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雄厲絕倫，有拔山超鼎之槩。葛端調

○○論正體之道

陳亮

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一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園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違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減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為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

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
圖塞豁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
之體乎臣願陛下揔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
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
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以此祖
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
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此已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
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馬公瑾事則
抵掌叫呼以為樂間閱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
者終未下膺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
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仕
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
遇而得禽雖若丘陵弗為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
為不熟不如萁稗豈不為大憂乎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得人主豁達大略葛端調

〇〇問答一

陳亮

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為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為。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為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為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為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邪。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

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群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明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偽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自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為非天下之賢聖，不立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

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為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為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國，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為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之，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下，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上

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統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將將以私天下哉。定於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為之分裂者十餘世。及季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極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請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

行其道。以極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已意排宕自成。議論未見臆說之害。葛端調

〇〇〇問答二

陳亮

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
 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念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
 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已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
 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
 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為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
 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
 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無所也。彼豈有熟
 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常學古以送

問答二一

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山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喋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為是天實為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

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日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為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為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為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備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明於天意以論人事。此春秋之義也。葛端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問答三

陳亮

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為義帝縞素項氏不渡
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
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為明驗矣然人為萬物之靈而
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
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
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聖世皆不
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
乃真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為君之子而早子則書君者里克君

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為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况當天下潰亂之時，益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為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為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為，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方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手法簡練

葛端調

○問答四

陳亮

代之初業以封先聖之沒為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其間為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為懽。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為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為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護之周而周公其哀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為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為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為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以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為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議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為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為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明盡 葛端調

窮不獨漢氏為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為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服憲 曹敬

林以耕對建林蓋此也
雖都恭辭而辭辭以禮一於天下之公而無私以意入之非
不問也山其子華之制林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贊林贊以國家之計
不問也山其子華之制林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贊林贊以國家之計

○○問答五

項羽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
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是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
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七恥者開國承
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
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修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
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
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竝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
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以一日為安蓋其初不能參用

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之。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艸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警快處雖未盡。合道理要有絕好話頭。葛端語

問答六

陳亮

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飾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知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為宗臣。而

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選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耶。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為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為之長。君奉其能者為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益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君臣

相係。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觀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傳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識世卿蓋識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揜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係。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元。齊高子魯季友。叔盼。宋子哀之徒。違違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

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幾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營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既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係。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係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為君臣。而暮為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係。緩急無一人之是依。而方頌望草萊之賢者。以

為已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揚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遂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起舉顯擢。豈可率以為常乎。朝暮不相係。則其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憤激世途。鬱為根原之論。立言微指。當在筆墨之外。葛端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問答七

陳亮

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臯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兩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為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槩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為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

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為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為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皋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為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為之節而已。敘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

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為善者得其所欲，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為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為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為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為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

罰以驅天下者。伯者之術也。

深於性命之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恨不令韓非聞之。葛端詞

問答八

陳亮

肉刑之興。說者以為起於苗民。而堯叅取而用之。報雷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為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為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為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用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於三代矣。法家者。派以仁恕為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繇終。必有至當。

之說

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為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刑多為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老萊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

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非因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為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憐憐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為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精透 葛端詞

問答九

陳亮

鄙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
 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為家以四塞
 為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
 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洵洵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
 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為宗臣所移猶
 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
 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沫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
 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

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為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事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之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愷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為悅。不得而欲以為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顧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濶大端。庶欲用以為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為德之輔。而宮室為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為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極似昌黎。葛端詞

○ 問答十

陳亮

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謚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為名則文武獨以謚舉可通乎。以為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為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奠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人常觀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結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為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綏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為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為常行之道撥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卻穀實當國政狄偃趙衰蓋始為卿而賈他曰季之徒未有列也卻穀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為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顧頡就誅魏犇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眾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

疎厚薄為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眾人非以其為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匿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緯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

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霑異恩雨露
此固不
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
殊絕則為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
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惻惻於天策學士而
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
得皇極之主而共敘之哉

平正葛端調

○ 問答十二

陳亮

聖人以常典衡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
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為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
至欲以女妻之奠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
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靡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
備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却夷狄於
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
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
得為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號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
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獫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為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識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

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尊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况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

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益○懼○夷○狄○中○國○之○無○辨○
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
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令○中○原○既○變○於○夷○狄○
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
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刑○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
地○者○為○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
待○夷○狄○之○道○莫○詳○於○春○秋○然○非○此○快○筆○不○能○開○如○列○者○
葛○端○調

酌古論序

陳亮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為○二○文○士○專○鉛○槩○武○夫○事○鉅○楯○彼○此○相○笑○
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
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槩○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鉅○楯○也○必○
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
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槩○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
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
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
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雄○駿○而○不○肆○
葛○端○調

陳亮集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
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美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
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
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
患○雖○運○哥○奮○關○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
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
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
未○莽○盜○神○龍○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遠
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

○○○光武

陳亮

東尾川文集

光武一

七

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尉郡縣，破王郎擊
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
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
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輿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
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
述據巴蜀，赤眉羣盜竄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
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
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
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
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輿以并關

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奔，且定齊矣。當此之時，
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却洛陽，命將討囂
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
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
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平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
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
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
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闢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
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

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得此一語尤妙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以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

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眼明手快，真不愧此四字。葛端調

先主

陳亮

英○雄○之○主○所○為○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欠
 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是○以○英○雄
 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
 備○不○復○之○其○曲○在○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
 直○備○矣○權○一○舉○而○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
 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讐
 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
 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
 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

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攻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秣歸，列屯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音合變，求為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

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關。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秣東四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乃密遣一辨士開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凌徐言曰：臣嘗私知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聞，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

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令陛下不
亟圖進取而狼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按機之會間不容髮
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
利固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
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
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
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遼闊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為莊
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開而急刺其一
待其間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
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

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
此不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
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
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計也故夫以私
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為哉
起手便說盡正意後却純以已見凌空架景如馭素不嫻律之師而
能使進退止作皆如吾意此在將強耳 葛端諤

曹公

陳亮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
 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為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
 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
 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
 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紜戰爭。進退無據。午
 不免敗亡之禍。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二。四則得此失
 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
 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
 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獎表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

東坡文集

曹公一

七七

有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為患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為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荊○州○至○近○表○又○遠○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為○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攻○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為○邊○患○而○反○為○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

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肯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為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條非素拊蜀蜀人方攝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為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况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

陳壽八十二集
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搃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威然沒。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乃退就臣列，先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為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救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

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盛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已漢為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追籌古事。不啻數計龜卜。奇致可樂。葛端韻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孫權

陳亮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眾。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惟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眾。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

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殯
州之眾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
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
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
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
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後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
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七道英雄並起
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為天
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眾趙救鉅鹿焚棄輜重
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

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
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
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
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
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
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幸天
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
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
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
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眾厲兵

向○則○全○蜀○可○談○矣○而○恥○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
 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竝○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
 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
 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
 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爨○而○取○
 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
 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
 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荆○州○
 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
 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送○惟○恐○少○

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聘此則過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此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天下大矣古合邈矣同甫以一人之智欲使古之事功才能畢出於一途得毋據一定之陳跡逞事後之板美而汲昧於天意人事之微乎然使一人之意借古人成案而有以伸於宇宙之間則未可謂非才人之極致也讀者得其致而不泥其辭則善耳 葛端調

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也。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渡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勝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知其言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

薛公二

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
何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為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
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
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
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
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
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
進，則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沮洛水，
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

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

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妙得策士位置。葛端諷。

薛公之言過矣。妙得策士位置。葛端諷。

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衄。與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震敵人。破膽。諸師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者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者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况吾勝而後

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者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乃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栢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懜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而不至於相攻。則栢邑不搖。栢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

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老成之見不謂自少年得之 葛端調

○○○馬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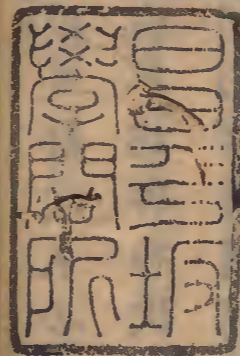
陳亮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惟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援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犇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况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聞一舉而敗其黨歟覆其巢穴而

後可以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弃日費糧，不如徑進，搃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繼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擊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眾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為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識者方以耿舒之計為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

敗。後舒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騰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之以為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為無罪也。

自是兵家正論不止為履險而設。葛端調



The right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text is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likely regular script (Kaishu). The page is framed by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改音川之録

